

怀念父亲胡家驹

○胡 亮 胡 朗 胡 培



胡家驹学长九十六岁生日留影

父亲胡家驹1915年10月生于安徽省芜湖市。2011年12月因病谢世，享年96岁。

父亲年少时勤奋读书，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第八级），1935年在校期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1936年毕业后，经陈岱孙先生介绍，报考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并被录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放弃学业，投笔从工，考入了当时的资源委员会，决心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贡献自己的力量。随即被派往大西北，在青海、甘肃、新疆的金矿、油矿当会计。

1946年，新疆军阀盛世才暴乱后，父亲撤到上海。在清华九级校友邓友金的引荐下，开始在资源委员会的输入管理局从事国际贸易方面的工作。

1955年对外贸易部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成立时，父亲被调到北京工作。历任商情物价处和出口六处副处长。1988年3月获得高级经济师职称。1988年8月被聘为对外经济贸易部《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卷的撰稿人。1990年3月退休。

退休后，父亲不甘寂寞，与清华九级校友张石成一道，参加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清华十一级校友李昌组建的中国地区开发研究咨询中心。该中心主要由不在一线的老干部、专家、学者和部分中青年科技、经济工作者自愿组成，从事对不同层次的地区和企事业单位的发展战略及专门课题提供经济、技术咨询和智力开发咨询工作。由于父亲多年从事外贸工作，他在中心主要负责经济、外贸方面的咨询工作。他先后应邀去了黑龙江、河南、山西等七八个省、市的老少边穷地区，为当地的经济开发出谋划策、牵线搭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父亲退休后，非常关注母校清华大学的事情，自告奋勇担当起清华大学八级级友（1936年毕业）的召集人。他与在京的清华级友一起，倾注了很大心血，为清华校友总会和海内外级友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每到母校校庆到来之际，他总是提前两三个月给校友总会和海内外的级友写信，联系聚会地点、午餐以及外地、海外来京级友的住宿、交通等事宜。近年来，由于父亲年事已高，写字速度明显慢了，

□ 怀念师友

有时写一封信要花费一两天时间。

1986年，1936级级友毕业50周年、清华大学75年校庆之际，父亲联络级友向母校捐赠了体育竞赛奖杯一对。在校庆当天，父亲代表全体八级级友把奖杯赠给了母校。

1995年12月8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和共青团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都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一二·一”运动50周年大会。作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父亲被邀请参加，并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座。

1996年，1936级级友毕业60周年，清华大学85年校庆之际，父亲与级友罗清、索天章、陈明绍一起，花了一年多时间，策划、编辑了一本《清华大学第八级（1936）毕业60周年纪念册》并赠送给母校。

2001年，1936级毕业65周年，清华大学90年校庆之际，父亲和在京级友商量

后，决定联络本级级友发起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款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八级级友共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款人民币65270元和美元2900元。其中父亲本人捐款10000元。

2011年4月，父亲接到邀请，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他非常高兴，但由于身体不适，又不想给组委会增添麻烦，没有能去参加。开庆祝大会那天，父亲的心早就飞到了清华园，他在医院的病床上一边输液，一边观看校庆活动的电视转播。

中央电视台为采访北大医院名誉院长严仁英，想请父亲谈谈他所了解的有关严仁英校友的往事，父亲非常高兴地在家里接受了记者的电视采访，介绍了他所了解的严仁英的故事。

父亲经常与清华校友总会联系，把自己了解到的级友近况向校友总会通报。他提供的信息总是非常详实。如2011年1

月他给校友总会钱锡康同志的信中，介绍了八位级友的信息，其中有关王大珩校友的信息除了住址、邮编、电话外，还有他的近况：数年前，曾患结肠癌，住301医院。后又多次因病住301医院。未能参加2006年八级毕业70周年聚会。但与我几次通电话，



胡家驹学长（左1）与级友参加2005年清华校庆

希望能返校与级友们叙旧。但终因多病，未能如愿。2009年春节，温总理曾在医院看望王大珩，以后未与他再联系。

父亲一直订阅《清华校友通讯》，并每年为《清华校友通讯》寄赞助款。近年来因为身体不适，自己已无力到邮局汇款，他也不忘委托我们按时到邮局去办理汇款。

父亲英语水平很高。在外贸部工作期间，几乎每年都要去参加广交会，认真审查每个出口产品展位和商标的英文说明，不允许出现一点差错。他认为要减少错误，就应该提高外贸职工的英语水平。在公司的组织下，他利用上班前的时间（每天早7点到8点），为职工上英语课，深受同事们的欢迎。

父亲是非常认真的人。

他常年订阅《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并认真阅读。有时发现报上有错别字，他就会认真写信给编辑部，及时反映。

每期《清华校友通讯》寄到后，他都非常认真、仔细地阅读，从中了解母校的近况和校友的消息。2010年9月，他在给《清华校友通讯》主编孙哲同志的信中写道：我在订阅的《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25日上看到转载自《北京日报》的一篇有关钱伟长学长的文章，特剪寄给你们参阅。这篇文章提到钱老学长说的话：“我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许多报刊在纪念他的一些文章中也多次提到这个语文题目。而我对此问题是有怀疑的。因为他是1931年考入清华的（第七级），而我是1932年考入清华的（第八级），我参加考试时的语文题正是

《梦游清华园记》，我认为语文考题不大可能前后两年是同一个题目。不知道母校的内部文献中能不能查出来？后来《清华校友通讯》副主编解红岩很快回了信，肯定父亲所说是正确的。

父亲是非常敬业的人。

只要是祖国需要，人民需要，哪里艰苦他就到哪里去。尽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但是一旦恢复了工作，他就立即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用智慧的头脑和勤奋的工作，为祖国为人民创造了大量财富。在福利待遇方面，他从来不与别人相争。比如，有很多次公司都要给他调换条件更好的住房，他都谢绝了，直到退休时，都一直住在只有60平方米的老式住房里。

1937年他刚到资源委员会时，需要派人到大西北去，很多人都留恋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不愿意到艰苦的边疆去，父亲就自告奋勇去了青海。

1955年父亲在上海工作，外贸部在北京组建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需要人才，当时大多数人都觉得上海比北京条件好，不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环境去北京开展工作。父亲当时生活负担很重，一个人工作养活一家六口，四个孩子大的12岁读小学六年级，小的才5岁还没念书，老母亲也在上海，但他还是克服种种困难，主动表示愿意调到北京工作。

1964年，公司派职工到农村搞社教，父亲又主动要求到条件特别艰苦的山西省介休县去。在介休社教期间，有一次因为饮食不卫生拉肚子，泻得很厉害。那里医疗条件差，无法到医院就医，他的房东就用偏方给他治病。这个偏方是把韭菜在

□ 怀念师友

锅里炒一下，就这样干吃掉。他原本最不喜欢吃韭菜，认为韭菜是穿肠草，吃了会拉肚子。可是为了赶快治好病，继续工作，他捏着鼻子把那些韭菜都吃掉了，病也真好了。

在跟随中国地区开发研究咨询中心赴各地考察期间，父亲不顾自己已经70多岁高龄，经常是白天考察、听汇报，晚上或路上加班写报告。每次回来后都要休息好几天才能恢复过来。他经常说，为了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民能乘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尽快脱贫致富，自己累点也值得。

父亲不但严格要求自己，也经常教育我们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们都遵从父亲的教诲，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努力为祖国、为人民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取得了值得自豪的业绩。我们中有两个人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现在虽已退休，但仍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挥着余热。

父亲，安息吧！

2012年2月

以徐纪元的名义

按：今年2月，本刊编辑部收到一份特殊的捐款：铸0班同学以去世的徐纪元学长的名义捐款1000元，以示对徐纪元学长的怀念和对《清华校友通讯》的支持。

附信如下：

我们班（1960届铸0长工班）同学在正月初十（2月1日）的例行聚会上议决：为感谢《清华校友通讯》的支持，以徐纪元同学的名义，向《通讯》基金捐赠1000元，也表示我们对逝者的怀念。次日，我班同学殷纯永代表大家向你们提交了1000元捐款。

徐纪元学长（1960冶金）于2011年11月4日在河北鹿泉市病逝，享年81岁。徐学长1955年作为工农调干生，进入清华大学铸工专业学习，班上同学都称他为大哥。他在校学习刻苦努力，曾任系年级学生党支部书记，毕业后一直在空军所属飞机修理厂工作，为我国军工业奉献毕生。

徐学长对教育培养他成长的母校——清华大学，对与其共度学习生涯的同学们，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做完肠癌手术后，分别于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在夫人和子女的陪同下，专门从河北鹿泉赶来北京，满腔热情地参加班上同学的清华校庆聚会。他生活一向简朴，在得到补发的离休工资后，却于2005年执意拿出1万元作为班上同学的活动经费，也为《清华校友通讯》基金捐款。他原本还与同窗相约，2011年返校参加清华百年庆典。后来，由于刚做完前列腺手术，加上高龄体弱，才表示非常遗憾无法成行。

徐学长心胸豁达，严于律己。在参加同学聚会时，对当年在政治运动中因自己执行“左”的路线而受伤害的同学，衷心地表示恳切的道歉，显示了他的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得到了同窗的谅解和好评。

张卓其 欧阳真 2012年2月8日